

THE

巧合

COINCIDENCE

MAKERS

[以色列] 约夫·布卢姆 - 著  
叶毓蔚 - 译 史梦阳 - 校译

制造师

YAV BLUM

中信出版集团

非虚构

THE

巧合制造师

COINCIDENCE

MAKERS

[以色列] 约夫·布卢姆 - 著  
吐毓蔚 - 译 史梦阳 - 校译

Y O A V B L U M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巧合制造师 / ( 以 ) 约夫·布卢姆著 ; 叶毓蔚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9.1

书名原文 : The Coincidence Makers

ISBN 978-7-5086-9862-5

I. ①巧… II. ①约… ②叶… III. ①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IV. 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9130 号

The Coincidence Makers

Original Hebrew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Keter Publishing House in Israel in 2011.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5: Copyright © 2015 by Yoav Blum

St. Martin's Press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8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E ROTROSEN AGENCY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巧合制造师

著 者 : [ 以色列 ] 约夫·布卢姆

译 者 : 叶毓蔚

校 译 : 史梦阳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

( CITIC Publishing Group )

承 印 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 9.25 字 数 : 180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8-3127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9862-5

定 价 :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我的父母，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找到自己的道路，  
也献给瑞秋，感谢她携手与我相伴而行。

“上帝不会掷骰子。”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别再对上帝该拿骰子怎么办发号施令了。”

——尼尔斯·玻尔



摘自《巧合绪论》  
——第一部分

---

FROM INTRODUCTION TO COINCIDENCES

— PART I

---

看看时间线。

当然了，这只是一种假象。时间是空间概念，不是线性概念。

但为了我们的目的，看看时间线。

看着它。看看时间线上的每一个事件如何自为因果。试着找到它的起点。

当然，你找不到。

每一个现在都对应着一个过往。

这可能是你作为巧合制造师将面临的主要问题——虽然不是最明显的。

因此，在学习理论和实践、公式和统计之前，在开始制造巧合之前，让我们从最简单的练习开始。

再看一下时间线。

发现正确的点，把手指放在上面，简单做个决定：“这就是一切的开始。”

1

这里也是一样，一如既往，时机就是一切。

盖伊第二百五十次粉刷着自己公寓的南墙。时光倒退五小时，他还坐在小咖啡馆里，试着以一种精心算计过的姿态啜饮他的咖啡。

他的身体从桌前稍稍后倾，摆出多年自律带来的冷静姿势，小咖啡杯轻柔地握在手指之间，宛若一枚珍贵的贝壳。他用眼角的余光追随着收银机上方大钟的秒针。像往常一样，在执行任务之前的最后片刻，他还是能沮丧地感受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偶尔淹没了秒针的嘀嗒声。

咖啡馆半满。

他扫视了一下周围的人群，脑海中再次浮现蛛网穿过空气的情景，稀薄无形，却连接众生。

在咖啡馆的另一端，一个圆脸的少女面朝他坐着，头靠在窗台上，任那些熟谙少年浪漫心理的“营销术士”所制造的音乐通过细细的耳机线淹没她的思绪。她紧闭的双眼，放松的面部表情，一切都散发出安详的光芒。盖伊对她的了解不够，不知道这些表象是不是真的。此刻，这位少女并不是全局的一部分。她不该身处其中，只是背景噪声的一部分而已。

在这位少女的对面，是一对不安的恋人，看上去像是在进行一场友好的谈话，也许是对人生伴侣的“面试”，又或者是一场你来我往的俏皮话，用笑容和偶尔看向一旁的轻轻一瞥，来避免可能会产生亲密感假象的长时间眼神接触，从而安然度过这段聚会的时间。事实上，他们是匆忙恋爱又后悔不迭的典型案列。不管如何竭力阻止，世界上到处都是这样的恋人。

再往后一点，角落里坐着一个学生，他正忙着抹去他心中旧爱的痕迹。桌子上堆满了资料，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笔迹。他凝视着一大杯热巧克力，沉浸在一种伪装成学术专注的白日梦中。盖伊知道他的一切，名字、病史、情史、沉思、梦想、小小恐惧。盖伊把一切都归档在某个地方……为了推测可能性所需要知道的一切，然后试图根据因果关系的复杂统计来安排它们。

最后是两个眼神疲倦的女服务员——但她们仍然微笑着站着——靠在紧闭的厨房门口，轻声地热烈交谈着。更确切地说，她们中的一个在说话，另一个听着，不时点头，给人一种“我听着呢”的讯息，尽管在盖伊看来，她正在考虑完全不相关的事情。

他也知道她的故事。不管怎样，他希望如此。

他放下咖啡，在脑子里计算着时间。

收银台上方的时钟显示，此刻距离下午四点还有十七分钟。

他知道，这家咖啡馆里每个人的手表所显示的时间都略有不同。快半分钟，慢半分钟，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在地点上，也体现在时间

上。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都在自己制造出来的时间泡泡里行动。按“将军”的说法，盖伊的职责之一就是把这些人的时间连接在一起，但又不造成刻意感。

盖伊没有手表。他发现自己从来没用过手表。他的时间观念强到不需要戴表。

他喜欢执行任务前感受到的这种温暖，几乎渗入骨髓。因为他知道，此刻他正要伸出一根手指，去轻推这个星球，或是天堂。他知道，自己会推动事物偏离惯常轨迹，顷刻之间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他就像在画一幅宏大而复杂的风景画，不过没有用画笔和颜料，只要精准地轻转一只大万花筒就可以了。

如果我不存在，盖伊不止一次地想，他们得发明一个我出来。不得不如此。

每天都有数以十亿计的巧合发生，彼此呼应，彼此抵消，彼此改变，编织成悲喜交加的未来。没有一个当事人意识到这些。而他，凭一个简单的决定，看到了即将发生的变化，然后执行它。优雅地，静静地，悄悄地。即使这事最后大白于天下，也没有人会相信它背后的秘密。一如既往，他事前总是有点儿发抖。

“首先，”在他们刚开始这份工作的时候，“将军”就曾告诫过，“你们是秘密特工。其他人首先是特工，其次才强调秘密，但你们第一要秘密行动，然后在一定程度上才是特工。”

盖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切都开始了。

播放列表中一首曲子结束，下一首开始，他对面桌的那个少女稍动了一下。她动了动靠着窗台的头，睁开眼睛，盯着外面。

那个学生摇了摇头。

那对恋人仍然在互相打量，尴尬地轻笑着，仿佛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笑法。

秒针走了四分之一圈。

盖伊呼了一口气。

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

与此同时，一声不耐烦的呼唤让两个女服务员停止了聊天，其中一个去了厨房。

盖伊在桌子上放了张钞票。

学生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仍然缓慢而忧郁。

秒针走过半圈。

盖伊将仍然半满的咖啡杯放在离桌边正好四分之三英寸的位置，杯子下压着钞票。当秒针走到四十二时，他站起身，向留在厨房外的女服务员挥挥手，示意“谢谢”和“再见”。

她挥手致意，朝他这一桌走来。

秒钟走过四分之三圈，盖伊走到阳光普照的街道上，从咖啡馆顾客的视线中消失了。

三、二、一……



角落里那个可爱的学生准备离开。

虽然这是朱莉负责的桌子，但现在她人在厨房，雪莉不得不过来照料。雪莉对此并不在意，她喜欢学生，喜欢这样可爱的年轻男人。事实上，可爱的学生简直是无往不利的组合。

雪莉摇了摇头。

不！马上停止这样的念头！别再想什么“可爱”，什么“迷人”，所有这些能让你辗转反侧的形容词了。

见过，爱过。你努力过，尝试过，高飞过，也坠落过。现在你学乖了。够了。一切都过去了。你要歇、歇、了。

另一个年轻人，那个有着忧郁眼神的人，正朝她挥手离开。

她认识他，如果每周一次的沉默来访可以算作认识的话。他会把咖啡喝得一滴不剩，只留泥状的沉淀物在杯底，就好像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算命先生为他解读征兆，而钱总是工整地叠好压在杯下。他离开了咖啡馆，而她似乎感觉到他的脚步有一丝紧张。她走向他的桌子，故意不看向学生。

说到底，她只是个普通人罢了。整整一年过去了，但很显然，她仍然渴望来自另一个人的温暖，仍然不能习惯孤独一人。她需要变得坚强、坦率，像风雪中的一匹孤独而美丽的狼，或者沙漠中的一头雌豹之类的。年复一年的言情轻喜剧、甜得发腻的流行音乐，还有肤浅的图书，在她的脑海中构筑起坚不可摧的浪漫幻想。

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定会好起来的。

她伸出手，有点失神。

她听到身后传来一个柔和的声音，于是转过头去。那个戴耳机的女孩正轻轻地哼着歌。

但在回头之前，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

她的大脑能即时感受到事物的发生，像原子钟表那样精确预测和计时。但总是慢了那么千分之一秒。

现在，她的手正在推那个杯子，而不是抓住它。

现在，这个不知何故离桌边太近的杯子，正在失去平衡。

现在，她伸出另一只手，想接住掉下来的杯子。但她没接住，杯子摔碎在地板上。她发出一声刺耳而沮丧的尖叫。

与此同时，那个学生，一个对此根本不感兴趣的年轻人，抬头望向尖叫声处，手往错误的方向动了一下，不小心把热巧克力泼到了他的资料上。

现在，布鲁诺从厨房走了出来。

该死。



“有时候你不得不冷酷一些，”“将军”会说，“这事常有发生，也是必要的。我自己很享受。不是非要变成虐待狂才能理解。道理其实很简单。”

盖伊走在街上，数着自己的脚步，直到他允许自己转过身，

从远处观望。这个时候杯子应该已经掉下来了。他打算看看，就看一眼，以确定一切都尽在掌握中，只是确认一下。这不是幼稚，而是一种健康的好奇心。没有人会注意到的。他现在在街对面。他完全可以这样做。

然后他就该去破坏水管了。



雪莉看到学生咒骂了一句，他挥舞着手臂，努力挽救写满笔迹的纸张。

她迅速弯下腰，收拾杯子的碎片，头撞上了桌子。

该死（又来了）。

她试着在不割破手的前提下收拾大块的碎片。她的鞋子上星星点点全是咖啡渍，像是一头迟疑不决的长颈鹿身上的斑点。

咖啡渍能洗干净吗？鞋子能洗吗？

她在心里怼天怼地怼全人类地骂了一通。这已经是她在这家咖啡馆的第三次了，而布鲁诺早就明明白白说过，这种事发生三次会是什么下场。

“放着吧。”她听到一个平静的声音如是说。

布鲁诺挨着她蹲下，气得涨红了脸。

“我很抱歉，”她说，“真的，这……这是个意外。我只是走神了半秒钟。真的。”

“这是第三次了，”布鲁诺生气地咕哝着，他不喜欢在客人面前大喊大叫，“第一次，我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第二次，我警告过你。”

“布鲁诺，对不起。”她说。

布鲁诺瞪了她一眼。

哦。大错特错。

他打心眼里不喜欢别人直呼他的名字。她通常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放着吧。”他平静地说，每个字都加重了语气，“把制服还回去，带着今天你那份小费，给我走人。你不用再在这里工作了。”她还没来得及挤出一个字，他已经起身走向厨房。



盖伊跑了起来。

他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提前准备的。总有那么一些细节要留到最后一刻去做，或者至少得确认能按照计划进行。

他还没到可以坐看杯子落地，然后静观其变的程度，仍然需要实时地推波助澜。



看起来不得不把大部分资料再复印一遍了。

一个女服务员——不是正蹲在地上捡碎片，就快哭出来的那位——拿着纸巾朝他走来，帮他擦去还没渗进纸张里的饮料。沉默中，他们很快清理干净了桌面。他把大部分资料留在了桌上。“你可以把这些全扔掉，”他对她说，“我再复印一下就好了。”

“真是太糟糕了。”她说，同情地抿了下嘴。

“麻烦结账。”他接着说，“我得走了。”

她点了点头，转身离去。他闻到了她身上的一丝香水味，脑海中回荡起细微而遥远的警示，是莎伦的香水味。

他唯恐避之不及。

他眨眨眼，继续把没弄湿的资料放进包里。桌子已经擦得闪闪发亮，服务员把账单递给了他。

他甚至没注意到自己在她走近的时候屏住了呼吸，只为了不再一不小心闻到她的味道。

直至她走开，他才将目光从账单上移开，发现那个打翻杯子的服务员已经换上了自己的衣服，正要离开咖啡馆。



盖伊坐在公交车站里，打开小笔记本。

她应该看不到他坐在这里，但为了以防万一，他假装在读笔记本。

他翻到自己制造的第一场巧合。这项任务是要令一家鞋厂的某个雇员失去工作。对方是一个才华横溢却不自知的作曲家。首先，盖伊要安排他被解雇；第二阶段，盖伊要设法使这个人接触音乐，以激发他的作曲灵感。

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巧合制造师来说，这已然是一项相当复杂的任务，但不如其他梦寐以求的任务令他激动。

盖伊记得，当时的他十分自命不凡。他想做的事远超自己的规划能力。根据笔记本里的记载，他想起自己使用的手段包括一头易受惊吓的山羊、流感暴发，甚至通过停电让整个工厂处于瘫痪状态。

毫无疑问，他失败了。工厂解雇了另外一个人，因为他没有精确计算员工到达的时间。那个时候，他只考虑了个体，没有考虑个体与大局的联系。他没有足够关注作曲家住处附近周四早高峰的规律，而另外一个人在盖伊以为目标会出现的时间来到了工厂。

整个执行计划写了整整四页。四页！该死，他以为他是谁啊？

五个月后，另一个人安排了这次事件。他还设法为那个无辜受累的员工找到了新腾出来的职位。盖伊不知道具体是谁执行的。他只是在想，因为自己的失误，说不定好些乐曲都错失了被写出来的机会。

并不是所有错误都可以被弥补。很多时候都没有第二次机会。

马路对面，他看到那个打翻了他杯子的女服务员已经走到了